

第二世界大戰實錄

大戰秘記

國際名作選譯

續集



世界叢書編輯社刊行



目次

怎樣改善對於蘇聯的關係.....	陸毅	一
戰時的蘇聯青年.....	容毅	一
第三次大戰的預測.....	陳懷	一
日本天皇的壽命.....	徐素	一七
亞洲的前途.....	愈秦	二二
澳門——亞洲的蒙脫卡羅.....	君亮	二五
麥克阿瑟他是怎樣一個人？.....	周基琴	二九
應該怎樣鼓勵文化人？.....	惠伯費	三四
美國人對共產黨的態度.....	徐必勝	三七
阿拉伯兵變記.....	透拜父	四六
工潮在蘇聯.....	觀赫特	六二

怎樣改善對於蘇聯的關係？

· 陸 毅譯 ·

——美國人的見解——

我們會力說對於蘇聯要有『善意』。但是和平不祇是從『善意』而來。卽或是從『喜歡』某些國家，也不會來。在一七七六年，任何英國人和美國人都相互喜歡，然而兩方面都打了五年仗——在親密欽佩的大結局正中，穿過了戰線。

國際間的關係並不是一個戀愛病的青年和他情人的關係；而且他們也不能用花朵來說話，抑或是用舉杯飲祝。現在，不絕地舉杯，正飲祝着『歷史性的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友誼。』但是，在一九三二年華盛頓軍備會議，一樣地也會舉杯飲祝過『歷史性的美國和日本之間的友誼。』國際間的宴會與國際間的命運無關。

當作趨向和平的第一步，讓我們終止感情主義。感情主義並不是和平。它是和平的強烈之敵。如果和平可能獲得，它遮蔽了我們可能見到和征服的現實。獲得和平的道路不是用感情來鋪砌的，却要用行動。

舊金山憲章準備着聯合國間的參商，但是並不準備着任何特殊方法來仰合而對着我們的基本事實。有一個基本事實存在於美國和蘇聯之間，舉例說，就是許多蘇聯人民所抱對於美國政府的疑慮，而且相等地，許多美國人民所抱對於蘇聯政府的疑慮。最近的一個民意測驗，顯示在三個月以內，對於蘇聯之於戰後合作是否可信，已從百分之五十五降低至百分之四十五。而且並不祇是在某些特殊『階段』裏面降低，却是在各社交羣，各大政黨和各種教育程度之間降低。

這事實的原因是什麼？我想有一個根本原因是爲了我們總是想實行對於和平的『大國』理論這個事實。我們總是想把那些大國做成全世界事實上的唯一的『受託人。』但是如果大國們是人受託人，那麼其餘的各國就不過是被保護人了。它們都在大國們的保護之下。那麼，自然，結果也是由它們處置。

這是假裝神聖的侵略的理論。往往是想這樣做，同時，不變地，有兩種必然的結果。

第一。每一個大國，爲了變成更大，也爲了這樣來增加其所謂「和平的力量」，爭着要擴展其勢力範圍，所以必然的武力或是掩護的技術來對待較小的國家。在今日，我們不喜歡說「勢力範圍」。我們用了甜言蜜語。我們叫做「安全區域」。不過它們却確實是我們的更真實的祖宗們所稱的：「勢力範圍」。

第二。這些範圍相對地一一擴展着，成長着，直到它們重疊起來，就衝突。那末，下一次大戰——就是大國間的戰爭，永不會是別的什麼——的醞釀也就準備着火了。

我們現在是在這兩階段的第一個中間——而且也是部份地，在第二個中間。讓我們觀察蘇聯正在進行，「範圍」擴充了之後，同等地也不畏縮，讓我們觀察英國和法國以及美國。

在差不多全部中東歐洲，「被紅軍所解放了」，蘇聯正進行着放逐和清理，而且進行着排斥——或嚴格取締——從其他國家來的一切觀察家，而且進行着建立由共產黨統治的許多政府，祇是應命於莫斯科。這正進行着在做成半打國家——從波羅的海的波蘭起直到亞德里亞海的南斯拉夫——作爲蘇維埃的歸附。

可是現在爲什麼英國和美國容許這樣的進展，竟任其開始呢？爲什麼他們對這假句「被紅軍所解放了」糊塗呢？一切在德國治下被解放出來的國家，都是被全部聯合國的聯合協力所解放的。

英國從其記憶中已經抹去了英國艦隊，曾經緊急地封鎖過德國了嗎？英國和美國忘了他們的空軍，曾經毀滅了德國的軍事工業和運輸系統了嗎？他們不再留有回憶於英美軍隊，曾經在非洲，在西西里，在意大利，在法國，在比利時，在荷蘭，在德國，使大羣德軍從蘇聯前線抽掉的嗎？美國對蘇聯的租借物資竟算作一無所有了嗎？

憑租借法——到一九四五年三月底——蘇聯從美國得到許多東西中，有如下列：各種口徑的鎗械十五萬八千，飛機一萬三千三百，爆炸物三十一萬二千噸，火車頭一千五百，暖軋五十萬噸，黑達車四十萬六千。『這些車輛，』杜魯門總統在國會作關於租借的報告時說，「載了——在某些蘇聯前線——一半以上的軍需品運向蘇聯軍隊。」而且總統還說：

「到一九四五年三月底的這一年之內，租借的脂肪和油類送到蘇聯去的佔蘇聯軍隊同了蘇聯都市人口所消耗的半數以上。」

那末爲什麼美國和英國，從最初，就不能坦白而堅決地反對蘇聯顯著的意圖，想利用聯合國的共同勝利，將六千萬非蘇維埃的中東歐洲人民，加入蘇維埃單獨統治的面積呢？

那回答是歷史性的充分的明顯。那歷史性的「範圍」觀念並不祇屬於蘇聯的。那是，基本上，屬於任何人的。

例如希臘通判了英國的範圍，也很明顯地正像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通判了蘇聯的範圍。在希臘，從「解放」到現在，英國人在執行着唯一的最高統治權。

意大利通判了美國和英國，特別是英國的範圍。譬如說，爲了純粹是英國的理由，並且憑藉純粹是英國的勅令，禁止意大利人將他們著名的政治家，史福柴伯爵加入他們的內閣。

敘利亞和黎巴嫩，在戰前是屬於法國範圍的。戰爭中，自由法國的政府承認了他們的獨立。雖然，但不久法國現會到那大國理論是恢復了，他們因此恢復了在敘利亞和黎巴嫩對某種特殊「範圍」利益的要求。沒有大的「範圍」怎樣能使一個國家「強大」呢？

現在敘利亞距離蘇聯祇有二百五十英里光景。然而英國和美國，却在幾千英里以外，建議開一個會議來解決敘利亞和黎巴嫩的事，而不讓蘇聯參加。這裏，在蘇聯目中，竟是在蘇聯後門的英美的一種「前線」或「範圍」企圖。

伊朗是連接着蘇聯的。那是近東油區的一部份。近東油藏是全球最富的。它們事實上是爲英國和美國的石油公司所專利着。比了蘇聯的油藏要超過好多。可是，並不先和蘇聯商酌，美國政府竟容許美國石油公司去和伊朗政府接洽新的特許。這又是蘇聯所見到的英美「前線」或「範圍」企圖——這一面是剛正跨過他的邊界。丹吉爾是在摩洛哥，在非洲；但是幾世紀以來，都會經是歐洲政治景緻的一部份。現代最大的想解決歐

洛哥斯國的國際地位是一九〇六年的亞爾及西拉會議。那是由俄國自動參加的。然而法國和英國以及美國，現在却拒絕解決將來中吉爾的國際狀態，在一九二〇年蘇聯參加的會議中。

這種「國」的一種賽跑，喬其，華盛頓所稱爲「聯合與衝突」的什麼呢？這種全部祇不過是將一個世界，最先是把它分成碎片，後來則是成爲磨擦的陳舊故事是什麼呢？

磨擦已經漂亮地開展了。

英國和美國的報紙指責着在蘇聯治下的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殘酷的壓制。蘇聯報紙指責着在英國治下的希臘的殘酷的壓制。

蘇聯爲美國在伊朗的關於油的壓力所震怒，鼓勵當地的動亂，顛覆了伊朗政府，就產生了一個新的伊朗總理。蘇聯也曾激昂地怨怒於有關於利比亞和黎巴嫩以及丹吉爾的會議之無分而要求參與。

美國和英國熱烈地攻擊着蘇聯在葉沙所豎立的波蘭政府的單面共產黨性質。那政府因此重建了而且「民主化」了。但是讓我們正視這個硬說是英美的外交「勝利」。

在所有的中東歐洲的蘇聯建立和蘇聯統治的政府之內，都有兩個主要位子。一個是「內政」或「治安」或「警察」部長。這是決定那個人民該坐牢，那個該自由的。另一個是「教育」或「宣傳」部長。那是決定自由的人民該讀些，聽些和知道些什麼的。位居這兩主要位子的部長，如果是不加過制，實際上就能決定將來的「選舉」結果的。幾乎是不變地，兩個位子都是由共產黨掌握着，完全對莫斯科應答的。

因此，讓我們注視這個新的華沙政府陣容，在這個壓倒的非共產黨波蘭：

主席團主席：比亞羅，一個共產黨人。第一副總統：哥莫爾卡，一個共產黨人。還有特別是：「治安」部長，賴特其專司，一個共產黨人。和「宣傳」部長，馬杜齊斯基，一個共產黨人。

全是經驗而最實的莫斯科之人。也沒有擬議用聯合國的共同監督，對於他們的選舉行動。

三頁頭在耶爾太所予波蘭的應許，所謂「自由而無拘束」的選舉，有什麼保障呢？舊金山憲章所應許我

們大家的所謂五巨頭將聯合執行結束戰爭問題和組織和平成果的一個世界，對於這個世界有什麼進展呢？

這不過是又再墮落爲一個我們所熟知的世界，一個新的分贓的世界，而因此，（就像我們已經看見的）（縱）却正在準備新的大規模徵兵的陸海軍，從事於新的迫近的戰爭。

我誠敬地提議八個方法，八種行動。

第一。邀請蘇聯參加每一個任何國際會議，即或是我們所能想到的最疏遠的利益。對於大國理論趨勢之將五強裂成四強，三強，二強，以及從一個範圍到一個範圍而成爲一強，要作反對方向的戰爭。設法完成我們的著名政治家，谷台爾，赫爾的夢想；一個沒有範圍的世界的夢想。邀請蘇聯參加關於敘利亞和黎巴嫩，以及關於丹吉爾的會議。停止關於世界油務和英國的單獨談判。邀請蘇聯加入那些個談判，承認關於在伊朗以及世界其他爭論着的油區以內之油源的保護，和有秩序地開發的協議。

邀請蘇聯也參加關於重要的達達尼爾的一個廣大的國際會議。對於這個問題，蘇聯正在對土耳其加以它自己的僅有的壓力。但這不僅是蘇聯和土耳其的問題。近時一九三六年蒙脫里奧協定，對於達達尼爾具有九國的簽字，甚至也有日本。這問題是一個國際的問題。讓我們不馴順地使它成爲一個蘇維埃範圍，因而繼續地在近東其他某些地方造成一個報復於英美範圍。真實的政策將是：

將每個爭論中的範圍，成爲一個公開的國際會議的主題；公開地，奮發地邀請蘇聯來參加。對蘇聯證實我們並不想在這個世界的任何地方，排斥他們的正當願望的整個表白。

第二。爲解放了的歐洲的全部，任命蘇聯，英國，法國和美國的全權代表之集團，組織並執行在每個歐洲解放地區以內打破一切封鎖未完成一切情報的明朗化。讓蘇聯出版人和委員們，外交的或商業的，可以任他們的意在西方民主國家軍隊的各佔領區內旅行。堅持同等的自由亦須在中東歐洲給與我們的新國家，外交官和實業家們的要求。

讓蘇聯不再防止我們的油礦實業家，例如可以觀察他們戰前在羅馬尼亞的自己的油產。對於這些事情，

向蘇聯要求互換條件的時候到了。在懼怯地容許蘇聯對我們關閉其佔領區時，開放我們的佔領區給蘇聯知道是可笑而恥辱的。

讓我們和蘇聯保有友誼，但是讓我們不要失去我們對自己的自尊。我們不能而且不應該要求蘇聯政府在其本國取消新聞統制。我們能够而且應該要求，在僅靠蘇聯各國的幫助而得到解放的區域內，不再壓制聯合國的新聞自由。我們能够而且應該這樣做，爲了和蘇聯的密切的友誼之故。讓我們的政府坦白地告訴蘇聯政府這個事實：就是，每天每天的這種新聞壓制，也就是蘇聯信譽在美國一天天地降落。

第三。讓第二點內所述之歐洲解放區之各國代表集團，在所有各個被解放國內，採取一種密切的注視，對於將來的選舉。蘇聯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之間在東波蘭和波蘭的海諸國舉行選舉，那是和德國訂約的時代。那種選舉之前，曾有過很多處刑事件和廣泛的放逐。從東波蘭，有一百萬人以上被放逐到蘇聯的遙遠隱處。選舉的場合祇准候選人們一票。在每一個國家自然是壓倒的勝利。在波羅的海諸國中的立陶宛，得到了百分之九十九·一九的票數。而這個數字却是在倫敦的報紙上發表的，依據一個蘇聯通訊社的消息，在選舉揭曉的二十四小時之前。

如果這種選舉現在舉行，譬如說，在蘇聯佔領的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匈牙利，西波蘭，東德國，那末，對於美國人或英國人將不發生道德的信服。三強在本年二月的耶爾太會說，他們將「聯合地幫助」被解放國的人民，都有「自由選舉」。讓我們現在對這個諾言，做好它。

也不祇限於蘇聯佔領的各國。在英美所佔領的意大利，在美國所佔領的希臘都一樣。在希臘，一個希制及反動的希臘軍隊正在排斥和迫害左翼份子，正殘忍地在想統制希臘的未來政治。讓這個歐洲解放區的各國代表集團「幫助」在希臘的左翼份子，跟在南斯拉夫的右翼份子一樣，自由地走向投票處。

製造新歐洲的選舉一定得自由而公平。否則蘇聯和西方盟國間將會離愈遠。讓我們不單是對這禍患說空話。讓我們以行動來防止它。

第四。對於世界和平，遠東問題要比歐洲更危險。赫爾曾實在地說過，這一次世界大戰起於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中國而攫取『滿洲』。對蘇聯親熱而友善的新聞記者們現在告訴我們說，蘇聯不久將以『滿洲』加入他們的『範圍』，正像他們已經將蒙古加入一樣，由中國來償付其費用。

讓我們政府做兩件事情。讓我們邀請蘇聯簽字於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美國，法國，英國，加拿大，奧大利亞，新西蘭，南非聯邦，印度，比利時，荷蘭和葡萄牙所訂的公約，共同『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以及領土和內政的完整』。

同時，也讓我們政府聯合這些個強國，和蘇聯與中國商討給與蘇聯以通過『滿洲』而到暖水港口的貿易上整個運輸便利，這是嚴寒的俄羅斯西伯利亞合理需要着的。讓我們表現一些倡導性。讓我們去除我們延遲決定的嚴格羅羅克強習性，任使事物自流，直至流過懸崖而進入旋渦。讓我們對於『滿洲』有所倡導，而積極地證明給蘇聯看我們是需要他們的友誼的，這樣便可以幫助他們和平地獲得他們所能正當要求的每一種實際的經濟機會，我們自己對於遠東的戰爭是要負責任的，除非我們已經在權力以內竭盡了一切，使戰爭成為不必要。和平並不單靠『一時的』一個條約來完成的。那是憑了『永遠的』許多實在工作而做成的。

第五。在東亞各部，讓我們做蘇聯對待頭洲人民的兩種有效方法。第一是他們的絕對去除一切種族的歧視。第二是促進亞洲人生活的經濟狀況的他們的衷心的實施。

蘇聯十六個共和國之中的五個是在蘇維埃的中部亞洲，延伸到英屬印度僅相距九英里。這幾個共和國在一切方面都和蘇聯的許多歐洲共和國是一樣的情況。沙皇的俄羅斯從土人取其土地給予俄人。蘇維埃俄羅斯却給還給土人。俄人與土人之間，或是土人的各部族之間，因『任何種族仇恨或種族輕蔑之辯護』而起的重刑都使之一律化了。然後，他們自己又再致力於這些部落之現代化與工業化。

例如烏茲塔吉共和國，人口約為六百萬。到一九三九年其工廠設備及工業產品比了人口總計四千五百萬的土耳其，伊朗及阿富汗的總數還要多。農業曳引機比了整個德國還要多。

這些政策的制給人就是雷爾夫，史太林——他自己是一個亞洲人。他是蘇聯的第一個民族部長。他取消了一切『種族的障礙』。他曾說過：『紅軍的威力憑藉於一切人民平等精神』。當做他的最先的戰爭目的，他宣告說：『取消一切種族歧視』。

決不要忘記：史太林的心早在亞洲。而我們華國人和英國人，以及荷蘭人和法國人，我們這些『西方民主國』將永無希望在那裏與他們匹敵，除非我們也有一種同樣的大氣量，和一種同樣的熱情，想把亞洲人的生活提高到現代水準。

第六。立刻與蘇聯接洽解除軍備的問題。與蘇聯作戰積軍備和軍隊的競賽是趨向毀滅的。依照目前的生產率，不久蘇聯就可以比所有英語國家合併起來的人口還要多。如果國際政治容許產生範圍，那麼憑了他們的歐洲和亞洲的範圍，幾十年之內，將有四萬萬人之軍事勢力。而蘇聯則正趨向與整個的武裝化。

蘇聯當局已經取消了一切蘇維埃學校的男女同學制，而公開宣布其理由說，女孩子要當做男孩子，而男孩子却更得學到小時就準備起來當紅軍。新設立的各地蘇維埃去軍事學校招收八歲的男孩，訓練成為軍官團隊。加里寧的蘇維埃去軍事學校的一個學生——維多力·莫洛查夫——十一歲就上戰場而佩帶『勇敢』勳章。美國是否要，英國是否要，加入這樣的競爭呢？

發預計的蘇美英法的徵兵從軍軍備是在對付德國和日本，那是毫無根據。德國和日本是要全部解除武裝的。說這些準備是對付許多小國，那也是毫無根據，將所有的小國加起來，軍事上也並不重要的。這種強國的戰爭的準備，祇能是為這一強對付那一強。對於整個舊金山憲章的主題，強國的統一，他們作成了虛偽的嘲笑。

爲了與蘇聯間的友誼，而且爲使這大國理論扭轉成一個和平的媒介，而不祇是爲了『大』，讓我國現在就與蘇聯接洽解除軍備。

第七。如果我們能解決擴展範圍的問題，如果我們能解決軍備競賽的問題，讓我們給與蘇聯，他們的最

最劇烈的需要；對於德國人在蘇聯所給予的可怕的毀壞，與以恢復上的美國幫助。我說『如果』，因為：送機械工具，生產機器，發電機，鐵路設備，以及化學工業用品到蘇聯去，而是給與蘇聯巨大的力量在擴展更多的範圍，更多的軍備和軍隊，那不是太蠢了嗎？聯合國家彼此幫助，却成為彼此更難抗衡，更多危險，豈不是太蠢了嗎？

讓我們走上和平之路，然後讓我們在限制彼此相助。

第八。為了最穩妥地走上和平之路，讓我們儘量能夠利用在舊金山新成立的聯合國組織中的各國全體大會。讓這個全體大會經常開會。

舊金山憲章準備着聯合國的『上院』，就是由五大強國支配的安全保障委員會應該不斷地發生功效。全體大會祇要常年舉行，如果重新組織的多數會員認為需要，也容許舉行『特別會議』。讓他們需要的好，讓這個全體大會也像安全保障委員會一樣地不斷發生功效。

在安全保障委員會本身以內，事實上會有全世界有效完備而殘忍的武力。祇有各國的全體大會能够代表全世界完全的意志。全體大會，憑藉討論和辯論的職責，能够使大禍後禍是追隨而來的大國間的分離的爭論，轉變世界的思潮和世界光明。能够用那種方法來大大地幫助澄清和緩和一些個爭論。能够有助於使蘇聯，美國，英國，法國，中國走上服務世界之路。讓全體大會來作為世界法庭和各種意見的晴窗。而讓美國，如果依舊信仰『一切人類生來是自由而平等』的話，大家來幫助這個全體大會去促成。

蘇聯可能是強國間的最大國家。要保持均勢，讓我們不要聯合其他大國來反對他們。祇有一種均勢是美國所希望的，就是反對任何場合的『大』的均勢。擴展之入類的均勢。

我開始寫本文是反對國際間的感情主義。我結束它是要為了國際間的友愛。我並不撤回。感情主義祇能消耗在幻夢中。友好却祇有經過真實的平等才成為友愛。在我們和蘇聯的關係，在我們和其他外國的關係，我

上帝賜給我們以那種神聖的理想和那種憤世嫉俗的常融合起來的一種混合物，聯合起來，也祇有聯合起來，才能給我們和平。

戰時的蘇聯青年

· 必 躬 譯 ·

最近倫敦舉行第一次國際青年大會，各國都派代表出席，相聚一堂，盛況空前，實為世界和平實現後的一次大會。而蘇聯代表密克海洛夫曾發表演說，指此次的會議，是國際青年運動史上從未見過的一大事件。同時，並引證聯合國的獲得最後勝利，蘇聯曾予以莫大的貢獻。所以馬歇爾將軍致電美國政府報告時，謂德國軍隊的擊敗，其中三分之二由蘇聯的英勇紅軍使其崩潰。當然，聯合國之一的蘇聯，為使戰時時間縮短，世界和平早日實現起見，對日本更有宣戰的必要，所以自紅軍實行敵對，十天之後，日本軍隊立刻投降。由於不惜犧牲個人生命的掙扎，蘇聯人民曾拯救世界文明的遭法西斯帝國國家的浩劫，這是他們對人類的偉大服務。

接着密克海洛夫又指出在紅軍的戰爭紀錄上，所以獲得勝利，是證明了蘇維埃青年對於蘇聯人民，有着不可磨滅的價值。當戰爭在進行的時候，萬千青年軍官，青年士兵，以及青年的工人，農民，依照上黨命令，從事各種工作，以有功而獲得獎章者不知其數。蘇聯工業所成就的偉大事蹟，每一種的次要工作人員，都由青年的男女擔任。在戰爭時期，就由青年與婦女去做所有的農田中的工作，因為少壯的農民悉數做了征人。科學家及智識階級，亦共同合作，爭取此最後的勝利。史太林元帥曾說起蘇維埃青年戰時在後方所完成的工作，其功之大，為前此所從未見過，在歷史上，將永久不會磨滅，而目前蘇聯人民唯一的任務，是加強蘇聯可能的實力，及促進與愛好和平的各國的友好與親善，密克海洛夫又指出蘇維埃青年曾參加社會主義者集團的活動，他們使被毀的城市及工廠重新建設起來，有四萬青年志願加入復興史太林格勒及第聶泊河大壩堤的建築工作。

最後，奈克海洛夫又特別指出蘇維埃政府對於青年教育的注意，並滿足他們所需要的物質。同時，並說明所有青年，將替代一切老弱殘廢的士兵，從事保護國疆，據奈克海洛夫所說，蘇維埃青年，不拘做任何工作，已證明了他們的氣力與智能，都很適合，而所謂和平，祇有把地球上法蘭斯幣所留下的遺跡，完全擯去，才能實現。相信民主化青年團體的責任，乃在使此後的世界各國青年，都養成一種民主主義的精神。而教授與教師的有納粹觀念者，都應逐出學校以外，至於造成反動的教育計劃，須全部撤銷，代以一種新的，鼓吹民主理想的教育。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測預

· 準 懷 ·

整個世界上面，人類的精神是不會自由的，非要等到把黑色的恐懼心理消除為止。就是恐懼到五年，十年，或二十五年之後，另一次大戰，破壞力更驚人的，也要光臨到他們頭上。

然而在危險中去爭取勝利是求解放每一土地上人民的精神自由和它建設性的復員，就因為過去有種工作精神，使我們離開了荊棘之地，而安樂的生活，可以說大多數人能够享受到，尤其重要的使我們可相信到我們的兒女，我們的社會，可遇到比這次的大屠殺，大毀滅要好得多的境界。

如果精神上能够自由，這些都是可能實現的而在它建設性的復員中，我們對於將來的任何希望，可能達到目標的，但這種決策和選擇，可以決定將來的，大部分握在蘇聯，美國及英國手中，要看他們採取協調與了解或不信與惡意而定。

我們曾經過一次戰爭，而且獲得勝利，並樹立了一個機會。然而在我們的勝利中，是再危險不過的，那些做當局的人可能看到這點——所有世界各國所最急切，最需要的利益——根據這一點而工作，他們就成為政治家以外的他們，將會留名，被視為少見的解放者。

在英美兩國之間，協調和了解的基礎，已打得很深厚，這在現在和將來的一個足以維持安定與進展的堡

疊，而美國更預備將其加強。

爲求每一邦國的人民幸福與進步起見，最急需的便是一種永久的和平。每一邦國向他的人民表示諾言，願意把他們的生活標準提高，使每一個人得能生活，沒有和平，這種諾言是不會實現的。

蘇聯的情形來說，它的經濟前途很有發展的餘地，它的工業沒有十二分的發展，而在戰爭期內，又遭遇到重大的損失，這更需要長時期的和平，而不希再有戰爭的。

當德國侵入蘇聯之時，所到達的境地，達一萬五千萬畝之廣，等於半個全美的生產區地，幾十個城鎮，被毀滅的達百分之五十到九十，那些工廠生產百分之六十一的全國鐵產量的，百分之五十九的全國鐵條產量的，百分之五十的全國鋼鐵產量的，百分之七七的全國鋁產量的，以及百分之六十的全國煤產量的，全毀或半毀了。這些工廠，完全是大量地生產鋼鐵者。

大多數依舊在工作中的蘇聯工廠，也急需修理和重配機器。幾年來做過分的工作，大多數是陳舊了，不拘什麼地方，公共建築都已傾圮。新造的屋子，除開爲戰爭所必需者外，自一九四一年六月起，早已停止築造，每一個人穿的衣服，破舊或碎壞，實際上已祇有制服，沒有便衣在縫製。好多人走路時拖的鞋子，用紙板墊後跟。

莫洛托夫在舊金山曾說過：「我們相信這次的毀滅可以重新建設起來，而且建設得比以前更好，不過工程是驚人的浩大」。

蘇聯的領袖一定知道他們的担負是多麼重大，而他們重新建設，如何方能加速。由於協調，英美的生產肩膀可以放在蘇聯的輪盤底下的。

這是不必猜測的，努力於生產而達到互利之途，英美和蘇聯早已同意，而在共同工作了。他們協議和共同工作的路線是在以蘇聯戰前的工業爲基本上而，而由美國担任生產的工作。

由於蘇聯的邀請，美國工程師到得蘇聯去建成著名的特尼波洛斯丹大壩堤。蘇聯用黃金去買美國的巨量

水輪。美國的計劃，在獲取地利，使頓河流域的煤田區域完全現代化起來。承認這是善意，蘇聯立刻就照美國的方法，提高全蘇的採礦標準。

油林，油池，煉油廠，汽油廠的在高加索油田中者，資本是來自美國的。同樣的原理，蘇聯的農用運糧車是卡脫畢勒牌，全國最新式樣的美國產品。最好的自由車，巴爾丁牌及美國的自動車式，不斷地在麵粉廠及印刷所轉動者，也是美國的出品。美國和蘇聯是和平所必不可少的國家，而同時又為維持兩國和平所彼此不可少的國家。由於一種對他們自身利益所需的冷淡的設計，他們彼此之間，都不可少。

在美國人，希望由於這種生產的協調，可多給他們以工作及利益時，蘇聯的人民也正希望獲得更多美國生產的貨品。

「我們在影片中看到過你們的藥廠」，一個蘇聯人對約翰海爾斯說，「我們決定也要以五十個小銅幣買各式冰淇淋」。

蘇聯名作家艾薩斯諾說，「蘇聯人羨慕美國所有的出品，而夢想到有一天，能够去購買，或者蘇聯的銅幣正可買到這些貨品。給蘇聯人一本平滑的雜誌，他馬上就會看見了廣告中的圖畫上列有大眾物品出售而送解起來。

這一年來，十二個月中，世界有著不少的變動。拉萊立沙爾說起在莫斯科的一次招待會中，由政府任命他為蘇聯戰役重建城市的設計首席人員，曾說過：

「這是」，那位蘇聯人說「你們在美國完成的，建起現代的市城在道路旁邊，而道路前半圓的式樣，加上一條邊道，由遠處的公路上過來，所以半個市鎮中心區地，和公路相接。那，我們也想如此建設。

「我在美國看見過你們的新式公寓，我們也想照那樣建築。那些廚房，工作時間多麼經濟！以及那些很美的浴室，我們在新的城市中，也要有這些建築」。

這是確切的，這一個邦國中的人民，正熱望於和我們的生活水準相等，而目前這兩個邦國是差得很遠。

自然，我們可爲美國人的生活高於各國而驕傲，而同時，我們也當然感到蘇聯的人民應當和我們一樣。

但有許多特點，我們這兩個邦國是相同的，和其他的國家不同。我們的生產，都够自給的，爲了經濟的發展，不需要更多的土地，地理是寵賜兩國的安定。喬治第三曾注目過美國，而拿破崙及希特勒看想過蘇聯。

在事實和精神上，這兩個邦國都很年青，有着大志，而受自動努力和最高理想的束縛，就會這個原因，最近握住了統治權力。在世界的前面，我們都充滿了我們的材料，而蘇聯的報紙，近傾更一致地表示蘇聯所以能够勝利，完全仿照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單獨取勝利之法。

至於共通的個性，這兩國的人民，每一個蘇聯人和每一個美國人，在一起的時候，特別可以看得出來，彼此是很相像的。

「這是很難的」，拉來立沙爾曾經這樣寫過，「不是像蘇聯的人民他們易受刺激，容易悅意，而且性子很好。所有的外國人，凡是蘇聯人都表現出自覺地贊成美國人，因為他們發現到美國人正和他們一樣地負責任，受忠告，而以同等地位來對待他們。」

在蘇聯草原上一個美國的轟炸基地上，愛德門斯蒂芬曾遇見過五個來自不同地方的友侶。紐約的喬埃，昇貴堡的雷爾蒂，和引寧格拉的尼古拉，莫斯科的科斯基，亞羅斯托夫的梅希亞。「當我看見他們時」，斯蒂芬這樣地寫，在禮拜六雜誌上，「兩個美國人開始在學習蘇聯人嚼樹膠，這在你是不會想像到他們會吞下去的」。

這種伴侶間的友好精神，在其他各國基地上面——像在伊朗，蘇聯，阿拉斯加及其他各處——那整地方，我們兩個邦國的軍人在一起，得到互相模仿和實行親暖的機會。

在某雜誌上，說起過在希朋克地方軍官夜總會裏，一個晚上的情況，這樣地說，「一位美國的渡頭飛行員，坐在一架鋼琴旁邊，正在奏着緊張的曲譜。而同時，一羣蘇聯的飛行員，在唱着他們自己的歌曲。這美、

國人靜聽着他們的歌聲，漸漸地陶醉了，馬上奏那同一的歌譜。這使人對於美國軍人和蘇聯軍人的密切，格外地可以相信了。

「他們企圖唱一支我們的飛行員能懂的歌，而一個美國飛行員會唱起『老人河』這一支歌來附和，或者一個年青的蘇聯人，拿出一雙用西伯利亞毛皮製成的靴子，給那美國飛行員穿一下。結果是失敗的，爲的靴子太大。『不好穿！』指着那雙靴子，『太大了』。他們撕破我們的葡萄乾和蘋果的紙袋，坐在兩面看戲，學習彼此的語言，有了錯誤，就大笑起來」。

「這是歷史上的現象，你會感到這兩個邦國不會離得過分遠」。

蘇維埃聯邦包括十六個自治共和國，不是祇有一個民族的國家，有一百七十五種不同的人民，用一百五十種不同的語言。在美國，這種情形不一定會發生糾紛，反而可造成一種良好的秩序，大家都很愛國，而蘇聯也是如此，兩個邦國都統一的，就因爲他們有與少數民族的權利和機會，都能保持著。

尤其重要的，在歷史上兩國的見解，雖有不同，但遇到任何一國遭遇險阻時，美國總站在蘇聯一面，而蘇聯總站在美國一面，彼此都很同情。

列賓門在他的巨著「美國外交政策」一書中，曾這樣寫法，「美蘇兩國關係的故事，對於怎樣決定政策的觀念和怎樣維護國家的利益，不認重，是使人留有一個深刻的印象的」。

「美國從來不喜歡蘇聯政府」，他說，「蘇聯也時常爲錯誤而不相信我們的政府。除開自一九一七年三月，布爾喬濱，到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布爾喬維克革命成功的這個時期中，這兩國間的政治觀念，時常各走極端。但蘇聯和美國，通常每能以自己的利益，幫助在歷史上危險時代中的另一國家」。

不管沙皇對於美國革命懷有惡怖心理，俄國在軍事上的中立還是有利於美國。雖然俄國繼續反對美國的民主政治，但沙皇政府在南北戰爭時，還是表示擁護聯邦的存在爲唯一政策，而結果，俄國的海軍開到紐約及舊金山，阻止了英法承認反對聯邦的政府。